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補遺卷

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

臣

丁榮祚

助教

臣

常循覆勘

總校官中書

臣

朱鈐

校對官監丞

臣

張曾炳

謄錄監生

臣

史殿榮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卷二十

元 陳仁子 輯

策

成帝白虎殿問賢良策

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

愚曰杜欽與谷永皆依阿王氏者成帝之時外戚漸專而未盛白虎殿策士曰天地之道

何先六經之義何上欽盍對曰天道為君主剛地道為臣主柔王者之法朝無私人六經之義國無權臣制行之先在於攬權取人之術在於選賢當世之務在於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奈何其止及於一端也吾故存之以見成帝亦樂於聞直言而杜欽不能直於言

杜欽

本傳欽字子夏

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

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
不忠涖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
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
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
不為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遠觀其所主孔子曰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
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
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

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
漸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
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
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
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惟陛下純德普施
無欲是從此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
之是非何足備言

欽以前事病賜
帛罷後為議郎

平帝問賢良策

史不載制詔。愚曰西漢策士以
正自見無如董仲舒以直自見者

無如申屠剛以剛侃侃直氣與唐劉蕡何異申屠不畏王氏劉蕡不畏宦官皆人所難言者比之谷永杜欽輩何啻天馬行空香象渡河蕭然塵埃之外此輩直奄奄蟻蛭血絮卵衣爾人所賦固不同哉

申屠剛

本傳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衛

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及舉賢良方正

對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

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惟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名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緼綵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疎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

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
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勢不
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怨姦臣賊子以之為便不諱之
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
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
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周公
相成王先封伯禽於魯今
就國守封後謂伯禽也周公身既尊寵不令伯禽復加
榮貴以自挹損也東觀記曰昔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
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已尊寵不加其後
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自

禽至頃公為楚考烈王所滅凡三十四公魯以霍光秉
周公大聖之後故郊祀配天一如天子之禮

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其宗黨推抑外

戚昭帝時霍光輔政其子禹及兄孫雲山等皆中郎將
奉車都尉昆弟諸婿皆奉朝請給事中惟昭帝外家

趙氏無一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霍
任位者

薨後其子禹宣帝時為大司馬謀反發方今師傅皆以
覺禹腰斬母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

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

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損益則喟然而

歎子夏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持滿之戒老氏所
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之

慎

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已止也言執滿必傾不如止也

蓋功冠天下者不安

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

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

天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

興軍而行擁衆

而止無畏憚於危亡

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

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

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

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

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
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
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
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傳內和親戚
外絕邪謀

書秦莽令元后下詔曰所言僻經妄說罷歸
田里。馮謂馮昭儀平帝祖母也衛謂衛姬

平帝
母也

順帝問賢良策

愚曰人主正心外易而內難蓋一
日之間親賢人君子之時少親宦

寺女戚之時多蓋有誘於其前而不自知也順
帝有可為之資而不能為當時中外之賢雖盛

宮府之靈已深封宋娥而女謁行寵梁商而后族盛其所以變易本心者多矣京師地震蓋陰盛之徵也而洛陽亭又地拆八十五丈策問賢良李固所言極中時弊帝若行固說奮發陽剛抑外戚杜女謁而召用黃瓊李固等則漢或可有為而奈何為阿母宦者梁商等所嫉也漢自是無可望矣

李固

本傳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

特問當世之
敵為政所宜

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闕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

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令之進者
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
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
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

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

阿母王聖

因造妖

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

為順帝為太子

時廢為濟陰侯

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

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

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
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
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按
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
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
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
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
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

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

曰其進銳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

椒房者皇后所居也

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

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

選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

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

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

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

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

主為子求郎

館陶公主光武第三女也

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

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
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佗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
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
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
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
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

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跎門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

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寢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
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摘變象
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
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
權重裁制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
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壓塞升平可致
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
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

帝出阿
母還宮

順帝問羣臣策

策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夙興夜寐思協大中頃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效何由分別具對勿有所諱

愚曰成湯之雨不在於禱桑林而在於責六事明帝之雨不在於設雩場而在於止北宮蓋應天以實不以文也順帝陽嘉三年之旱若以周舉之言行之雖不在露坐陽德殿而甘澍時應矣如舉言不用何

周舉

本傳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與僕射黃

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

東廂請雨又下司隸河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以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

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為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節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

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
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
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
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
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
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
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剋已魯僖公遇旱而自責祁雨皆
以精誠轉禍為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

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祁神
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
伯以水為城國魚鼈為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
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循其實猶緣木求魚
却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
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
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
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

梁太后問賢良策

西山真氏曰皇甫規舟楫之喻可謂忠矣使冀能以保國全家

為心諮諏善道惟新令圖以濟國家於險則同舟之人其有不安者乎同舟之人安矣操楫之人其有不與者乎顧方念其忠言欲寘之死所謂安危利畜而樂其所以亡也不仁之人可與言哉。愚曰外戚禍福與國之存亡相關欲利其身必先利其國本一體也皇甫以外戚禍周周危而皇甫亦滅王莽以外戚篡漢漢絕而王莽亦亡嗚呼同舟操楫之喻皇甫之言甚善為外戚者烏可知利身而不利國乎

皇甫規

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

遭姦偽威分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
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
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
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
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網維多
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
月不光旱魃為虐大賊從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誠
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

黜遣披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誠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為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

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
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
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
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
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

梁冀忿其刺已

以規為下第拜
郎中託疾免歸

文選補遺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卷二十一

元 陳仁子 輯

論上

過秦論

一○西山真氏曰誼所謂天下替替新主之資此正孟子饑渴易飲食之說也然桀

紂之虐必有如湯武者代之然後可以慰斯民之望若二世者以始皇為之父趙高為之師所習見者非斬刈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誼乃以任忠賢愛海內望之何異責盜跖以伯夷之行乎且國於天地必有以為之根本者根本不搖然後扶植之功有所措彼秦皇者徒以力吞天下

而非有憑藉扶持之素也天命人心之去也久矣借使嗣君有庸主之行欲以區區小善挽而回之是猶以杯水救興薪之火耳焉能大有益哉昔有謂太甲尚不能改過則商必亡秦能立扶蘇則秦必祀先賢非之曰以成湯之聖德天必不使太甲終於桐宮以始皇之暴虐天必不使扶蘇得嗣守其業斯言當矣如誼所云真書生之論也今姑以其文而取之。愚曰天之亡秦前有扶蘇能得蒙恬之忠後有子嬰能戮趙高之橫皆不繼始皇而立積累久矣如此而亡猶非隋氏我得我失之遽誼彼一論視此尤覈以文取之者其戒後世也夫

賈誼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

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
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
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
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
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
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
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
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

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嘗為諸侯雄豈世世
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
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
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闢百萬之徒逃北而
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
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
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
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

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疲以令大國之君不患
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
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
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
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
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
卒於口身為戮歿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
立拊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

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

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過秦論

三〇 第二
見前集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
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
伯既歿今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
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有天子
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也當
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

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
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
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
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
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
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
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
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

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替替新主之資也此
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
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
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
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
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
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
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

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

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
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
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
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

六家指要論

愚曰儒者之與天地並修齊治平之
法皆由此出古今帝王所不容易者

也太史公以儒墨名法混為六家班固又以儒
墨陰陽峙為九流終漢之世皆不知儒道之為
獨尊向非仲舒言於武帝為之罷黜百家表章
六經則儒者之道殆雜乎其中而不自異矣嗚
呼儒者之效久而後見儒者之道
久而後明其未易以淺近窺哉

司馬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
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
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
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
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言難盡用
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象嚴而少恩然其正君

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

劉向別錄名家

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

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

澹古瞻字

其為

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

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

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

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美

門戶健壯也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美也

絀聰明釋此而任

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

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

八位八卦

位也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

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

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

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

大順不可失也夫儒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

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

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

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

階三等茅茨不翦椽椽不斷

椽梓木也

飯土簋歃土刑

簋盛飯刑

盛美糲粱之食

一斗粟七斗米為糲音辣

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

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

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

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

繞

猶經繞也

使人不得反其意剝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

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

參錯交互

此不可

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

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

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

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

舍廢也

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

無機巧之心但順時

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

因百姓之心以為教但執

已綱而

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

不中其聲者謂之款

款空也中當也

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

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
混冥冥光輝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
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
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
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

由哉

凡此言道家之教為長也。西山真氏曰六家要指史談實論之而遷述焉其說曰太史公仕於建

元元封之間應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云然其所論乃列儒者於陰陽墨者名法道家之間是謂儒者特六家之一爾而不知儒者之道無所不該五者之所長儒者皆有之而其短者則吾道之所棄也蓋談之學本於黃老故其論如此班固譏之曰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詎不信夫其後劉歆又序諸子於六家之外益縱橫離農三家而為九焉且謂其言雖殊譬如水火相滅亦相生仁義相反而皆相成也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夫仁義本非二道未有薄於仁而厚於義未有厚於義而薄於仁者何相反之有若黃老之清淨寂滅法之慘刑名之苛繞墨之二本縱橫之譎誑其於儒者之道猶白黑異色南北殊塗也又何相成之有歟之失其源蓋自談始故今黜之不使與於正宗之列而獨

別取仲舒
之論云

正前史得失論

愚曰古之修史多出家學司馬遷

撰數十年方成蓋講明是非貫穿本末非一人
一日之力遷史必推司馬談固論必述司徒掾

班彪尊家學也雖然二家得失互有不同王充

著書既申班而屈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

今班氏譏遷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奸雄及

傳玄貶固又云論國體則飾主缺而折忠臣叙

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

章而畧事實何也遷刑固亦死談何易哉

班彪

本傳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
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議正得失

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

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

事一也

乘者興於田賦來馬之事檮杌者鑑凶之類興於記惡之誠春秋以二始舉四時以記萬事遂

各國以為名其記事一也見孟子註

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

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

檮杌之事遂闕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

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

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篇漢興定

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

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

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

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

十篇謂遷沒之後亡景紀
武紀禮書樂書兵書將相

年表日者傳二王世家
龜策傳傳新列傳

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則絕其功

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畧不如其本

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宗

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

史記貨殖
傳序曰家

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飲食被服不足以自
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

賤語仁義亦足羞也

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

史記游俠傳序曰季次原憲行

君子之德議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饜令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於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盖有足道者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學齊俗與世浮沉而取榮名哉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

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質相稱盖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

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潛夫論

西山真氏曰王符仲長統二人之論皆有補當世然其文不及西都遠甚

王符

本傳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

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評時短討謫物

情足以觀見當時風

政著其五篇云爾

貴忠篇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

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天工人其代之王者
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
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
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

劉攽曰五

世之臣世字當是
代字後人誤改

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行

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

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

史記白起為秦將與趙戰
於長平坑趙卒四十五萬

人蒙恬為秦將北逐戎翟築長城起臨
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此為虐於人

息夫董賢主以

為忠天以為盜

息夫躬字子微哀帝時告東平王雲事封宜陵侯董賢字聖卿得幸哀帝為賢

起大第於北闕下封為高安侯

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

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

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
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
乳多則生癰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
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趙將李牧
為韓倉所誥賜死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刀於柱以自殺見戰國策豈非無功於天有害
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
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
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

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上不順天心下
不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
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
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浮侈篇

王者以四海為家兆人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饑一
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
填塞道路遊手為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

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
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
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
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寒饑寒並至則民
安得無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
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
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彊亂生於化危
生於安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

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今人

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為業

合任謂相合為任俠

或以游博持掩為事

博謂六博掩謂意錢也前漢書貨殖傳曰又況

掘冢博掩犯姦成富也

丁夫不扶犁鉏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遨

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

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

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婆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

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
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使時去離
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益賊所中或增禍
重崇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
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
福祚或糜折金絲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繞帶手腕或
裁切綺縠縫紩成幡皆單費百緡用功千倍破牢為偽
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

損或作捐

夫山林不能給野

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
綈革舄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

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

牒即今疊布也

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笥中女布

說文曰綺文縵也前漢書齊俗作水紈子細稱

也沈懷遠南越志曰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子布
又有葛馬雖有精粗之殊皆同出而異名揚雄蜀都賦
曰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蒲中黃潤一端數金盛弘
之荊州記曰秭歸縣室多幽閑其女盡織布至數升今
永州俗猶呼貢布為女子布也犀象珠玉虎魄瑁石山隱飾金銀錯
鏤

廣雅曰虎魄珠也

生地中其上房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其方人以為枕出蜀賓及

大秦國英錄曰瑇瑁似龜而大出窮極麗美轉相誇詫
南海山石謂隱起為山石之文

其嫁娶者車駢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
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
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
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
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
木為棺葛采為緘
尸子曰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
日墨子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領款木之棺葛以緘之采猶蔓也緘束也
下不及

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栢杞櫟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

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櫟梓豫章之木

櫟音乃巨反見埤蒼爾雅曰櫟櫟音

而註云櫟似榲桲而痺小恐非棺槨之用豫章即樟木也

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夫

櫟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沂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

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

及鯉也死有棺無槨文帝葬芷陽

縣名屬京北文帝後改曰霸陵

明帝

葬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

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

匣襦梓梗柶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

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鄢畢之陵南城之冢

畢周文王武王葬地

也司馬遷云在鄢東南社中無墳隴在今咸陽縣西北

孔安國註尚書云在長安西北南城山曹子父所葬在

今沂州費縣西南也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襄君愛父不

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

牆春秋以為非君

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杜預云不君失君道也雕畫也

華元

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為不臣

左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屋炭益車馬始用殉

梓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不臣是棄君於惡也

況於羣司士庶乃可

僭侈主上過天道乎

實貢篇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

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說苑曰十步之澤必有茂草

是故亂殷有三仁

小衛多君子

亂殷謂紂時也三仁箕子微子比干也左傳吳季札適衛悅遽瑗史狗史輜公子荆

春秋之時以強弱為大小衛雖侯爵猶為小國

今以

大漢之廣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

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

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

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

畧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政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

疵勿彊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篇

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植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和

安行

義和日也山海經曰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義和之國有女子曰義和方浴日於甘泉義和者帝

俊之妻是生十日郭璞註云義和蓋天地始生日月者也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

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

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

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

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教義

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

奏

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

五日反支子丑朔六
日反支見陰陽書也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

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寃民
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
相續道路非朝餽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
更相瞻視或轉請鄰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
受其饑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竊從此言之中才以
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盖
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賕不

撓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為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強富者可盈

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

讀曰伸

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

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
言之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詞訟之民官事
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
是為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
萬人受其饑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
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

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篇

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救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為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

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
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
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
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
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
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

爾雅曰稂
童稂郭璞

註云莠類也詩
曰不稂不莠

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

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

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
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
新頤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
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
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
為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
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誕猶虛也非有第五公之

廉直孰不為顧哉

謂第五倫也為司空性廉直也

論者多曰久不赦則

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責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

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

政論

司馬溫公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

唯知姑息是以權倖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致堂胡氏曰崔寔之論出於子產曰太上有能以德服民其次莫若猛此蓋王迹既息聖人之道不明在上者無修己以

敬之仁民不化服而思齊之之難也故寧以刑
辟行政趨目前之效爾季康子問孔子曰如殺
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
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
風必偃夫無道疑可殺也聖人猶不以殺為善
也子產在寔之論雖以矯枉然特不知人主尚
嚴有司承望刑辟深切必至於民無所措手足
故聖王之治不聞其尚嚴也傳所謂政寬則民
慢慢則糾之以猛政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
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者非孔子之言也豈有仁
人為政先致慢殘之弊又從而濟之者乎五經
語孟之訓未嘗有猛○水心葉氏曰寔論政以
為嚴之則理寬之則亂累千百言皆教人主以
深刑蓋申商之所不忍言者仲長統既以為當
置人主之右而後世果從而好之以疎論招實
禍無酷於此東漢自章帝而柄始分於外戚和

帝誅竇氏而柄始分於宦官其後宦官外戚迭相表裏蓋北鄉順帝之興廢冲質威靈之更立而政在外戚宦官十九矣當此之時寔勸其君以嚴刑者將何所用也用之於內乎則所以以外戚宦官者有道而非果於殺者之所能制用之於外乎則雖多殺長吏之貪姦者數十人豪強大姓之不法者數百人平民緣此以坐死者數千人此何損於梁氏之權耶而謂其可以興漢乎漢法苛重故權臣因借以濟其惡李固杜喬累朝傅相之尊也為梁相繼陳尸於衢其他以忤恨殘滅者不知其幾宦官之橫州郡輕以人命資之者弗勝數焉寔曾不見天下之勢而輕論天下之政何耶

崔寔

本傳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

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

智士鬱伊於下

鬱伊不伸之貌

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

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巧僞百姓竄然咸復思中興之效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強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

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
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竒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
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何者其
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
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妬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
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
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憤者也
孝文帝時賈誼請更定律令列侯就國周勃灌嬰等毀
之屈原為楚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憂愁憤懣

逆作離
騷經

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

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

世故宜參以霸政

八世謂三皇五帝也
霸政謂齊桓晉文也

霸政則宜重賞

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
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
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
密如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
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隳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

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

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

理也

左傳齊桓公伐楚責以包茅不貢王祭不供晉文公召王盟諸侯於踐土管仲相公子糾而射桓公

此並權變之道也

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

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

圍夫熊經鳥伸雖延厯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

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

莊子曰吹呬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

也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

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
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
今承百王之敝值危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
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拊勒韃輶
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
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
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二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
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隕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

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宜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蓋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授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

崇厚論

愚曰凡物薄者易敗厚者難毀後世習俗日非而欲崇厚焉正論也

朱穆

本傳穆字公叔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論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某
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己也
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
於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
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
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夫中

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况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

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

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

原壤孔子之舊也禮記曰原壤之母

死孔子助之沐樽原壤登木而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

手之卷然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親者無失其

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

楚莊不忍章於絕纓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曰暮燭滅乃有

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

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

辱士乎乃命左右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惟羣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乃上火也

由此觀之

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為德誠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廷

宣帝時邴吉為丞相不案吏曰夫以三公府案吏吾竊陋之子孺為車騎將匿名遠權隱人過失故

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俗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

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為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能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危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田蚡武帝王皇后同產弟為太尉親貴用事韓安國為梁王太傅坐法失官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為言太后即召以為淳子以貴勢引方進之言

翟方進成帝時為丞相淳子長元后

姊子封定陵侯以能謀議為九卿
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也

夫以韓翟之操為漢

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乎

此禽息史魚所以尊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

韓詩外傳曰禽

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穆公出當車以頭擊闔腦
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穆公感悟而用百
里奚秦以大化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子曰史
魚衛大夫卒委柩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遽伯
玉退彌子瑕
以屍諫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

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
不返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

薄稠而純篤稀斯孟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
悲矣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行希
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
抗正貴兩張之宏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
身榮載不刊之德播不滅之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
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得同年而

語並日而談哉

劉敞云然知
中當有後字

文選補遺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補遺卷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史殿榮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卷二十二

元 陳仁子 輯

論

昌言論

愚記書註昌言曰昌當也又曰或作讜讜直也是昌言乃言之直而當於理也特有

虞之昌言足以班征苗之師是可以言而言也
統之昌言不足以戢戚宦之橫是未可以言而
言也然使統負此忠鯁不一言之則是將終無
人言之也言不行於一時直長存於萬世不謂
之昌
可乎

仲長統

本傳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

憤因

者論

理亂篇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
故戰爭者競起焉於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
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
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
伉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繫頸就我之銜紕耳夫或曾

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凶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十無所復

角其聖貴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時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

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

左傳泄冶諫陳靈公曰公卿宣淫人無效

馬杜預註宣示也

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

武帝元封三年作角觝戲

音義云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馭故名角觝

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

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

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

使餓狼守庖厨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

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至於運徙執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才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

所損益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

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

城

廢居有廢有蓄乘時射利

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

琦珽也抱璞子曰片玉可以琦

奚必侯盈尺也

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

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

敢進三牲之肉臭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

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

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

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而為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踏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修潔為諱惡

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入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皇乘并兼之執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

漢至王莽篡位二百一十四年云二百者舉全數

計

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

孝平帝時凡郡國一百三縣邑一千

三百一十四道三十四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百六十八里八戶一千二百二

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家極盛之時遭王莽喪亂暨光武中興海內人戶準之於前十裁二三邊方蕭條略無孑遺孝靈遭黃巾之寇獻帝嬰董卓之禍英雄暴峙白骨膏野兵亂相尋三十餘年三

方既寧萬不存一也

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

及五百年大難三起

秦三王二帝通在位四十九年前漢二百三十年後漢百九十五年

凡四百七十四年故云不及五百年也三起謂秦末及王莽并獻帝時也

中間之亂尚不數

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

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

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乖於數法有
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
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
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
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極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
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
之害雖藉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執使之然也降爵削土

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滂穢之行淫昏
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
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
而使惟我所為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
惠已來老子曰智惠出有大偽也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
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
權校其縱橫之執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
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

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二伍之長而有十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執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疎濶盖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

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

言

笞太輕不足畏懼而姦人冒罪以陷於死明復古肉刑人不陷於死

夫雞狗之攘竊男女

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

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
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為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
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
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勿殺嗣周氏之祕典續呂
侯之詳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
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為人上者
也衆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
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

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十里雖多山陵沔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

司馬法曰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兼謂豪富之家以財執井取貧人之田

而兼有之

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

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數才藝以叙

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

周禮凡師田斬牲以左右
徇陳註云示犯誓必殺也修武

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
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為政務
操之有常諫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
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
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
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
上則百萬人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

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
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
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
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
此而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頽廢屬斷絕網羅遺漏
拱押天人矣或曰善為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為
之以無為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若是三代
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

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為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

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
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既
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
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絮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
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以取善士善
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
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筭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
荒九州代作饑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

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縣之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
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輕死於溝壑矣今通肥
饒之率計稼穡之人令收三斛斛取一斛未為甚多一
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
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
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騫短坐視戰士之蔬食
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
之曰貊况三十稅一乎

趙岐註貊夷貊之人在荒也貊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無中

國之禮故可二
十取一而足也
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

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
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粟祿班未定可為法制畫一
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
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
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姦也

法誠篇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

爾雅冢大也貳謂副貳也周禮天官冢宰掌建

欽定四庫全書

文淵閣
卷二十二

十二

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以理官府二曰教典以擾萬姓三曰禮典以諧萬姓四曰政典以均萬姓五曰刑典以糾萬姓六曰事典以生萬姓也

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

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於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愠猶恨也數代謂元

成哀平強臣謂王莽

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

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
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
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
駕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
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
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
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
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尋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

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

檢押猶規矩也

執既如彼選

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勲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

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徒嘉之志

展猶

中也文帝時大中大夫鄧通居上傍有怠慢禮丞相申屠嘉奏事見之罷朝召通責之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使人召通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夫見任如此則何

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

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

文帝時賈誼上書曰

大臣有罪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之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繫長安獄中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

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

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勿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執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執故其貴任萬

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

病人謂萬姓困敝

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

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渫近輸權重於

婦黨筭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宗讓論

愚曰讓者爭之對凡爭起於血氣難制而易發苟非所崇在讓則爭未易弭也孔子

欲人以禮之所為讓者為國真以有虞之俗歲春秋之樊也

劉寔

晉書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後以世多進趣廉遜道缺乃著論以矯之

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

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為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賢人相

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
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
以歌南風之詩彈五絃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
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
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
及在職之吏臨見受叙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已
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
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

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
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
謗已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然言世少高明之才朝
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為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
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為
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
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
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離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

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入先用者非執家之子則必為有執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執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后名成名成而官乃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

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惟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衆錯相亂真偽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

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為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生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執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

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為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仗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

有不自固之心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讓至于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竊以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雖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為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為

虞官讓于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

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為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參舉官本不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

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為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知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於已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無所

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巍巍之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其下皆讓樂廩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上下下有禮讓慝遠黜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國家之弊恒必由之篤論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為先務則羣才猥出能否殊別盖世之功莫大於此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
卷二十二

子

崇有論

愚曰世惟滯於有也激而為無惟荒於無也反而為有吾原彼虛無之宗蓋亦曰非

有為有非無為無何嘗使後世一空諸有而為無也哉顧見無之流弊而著論若此亦回狂瀾

之一
陣也

裴頠

晉書頠字逸民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

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

教陵遲乃著
論以釋其蔽

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
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為族

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

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
則聖人為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
行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
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
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
而建賤有之論貴無賤有
晉之禍源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
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為
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

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
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
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
所隆之情敦以為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
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
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
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
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

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
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列之用高浮游之業埤經實之賢
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
其衆也是以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
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
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
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
不惜為宏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撫穢離

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
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
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為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
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為主偏立一家之辭
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為全全之所借以順
感為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沈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
天理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
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類而著貴無

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通於既
過反澄正於冒懷宜其以無為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
曰以為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
至理信以無為宗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
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揚雄大體抑
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廟起各列
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
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

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顏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
或以為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摘列虛無不
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顏退
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
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髣髴可以崇濟先典
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
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
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為

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
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為之所能循也心非
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為
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
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
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
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
於已有之羣生哉

王衍之徒攻難
交至並莫能屈

法象論

南豐曾氏序曰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

有其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令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嘿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能獨考六藝惟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西山真氏曰幹中論二十篇文選以其澹泊無

華皆不之取故世不復知有此書今取而讀之
信乎如曾氏之評也治學篇曰民之初載其矇
未祛譬如寶在玄室所求不獲白日照焉則羣
物斯辨學者苦心之白日也又曰君子之於學也
其不懈如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疊疊沒
而後已又曰學者所以摠羣道也羣道統乎已
心羣言一乎已口惟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
利貞又曰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為則困而不就
人心必有困焉必有寤焉如火得風而炎熾水
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
辰心而鑽火帝軒矚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迹
而作書斯大聖之學矣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
於近故聖人為師修本篇曰君子之嚮道也止
則隅坐行則參乘上懸乎冠綬下繫乎帶佩畫
與之游夜與之休此之謂日新又曰故君子修
德始乎羈牢終乎皤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岳易

曰升元亨云云積小致大之謂也小人朝為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虛道篇曰目也者能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背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故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牆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閭梟之內而聞千里之外貴驗篇曰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誰其疑哉又曰伊尹放太甲履李覆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篡焉何則積之於素也又曰小人恥其面之不如子都君子恥其行之不如舜禹幹之議論大略如此序者稱其深美荀卿之為人今觀其所著醇矣而不能無疵是亦荀卿之比也法象一篇顯以敬為主蓋秦漢以後儒者論著少有及之者故錄其全文

徐幹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佩玉鳴璫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容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

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情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

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鄉黨傳

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
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
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
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
由也則有媒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於棊局
陳靈被矢於戲言閭邴造逆於相詬子公主弑於嘗黿
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
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媒和不
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
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
人之急也可終身思而不可須臾忘也須臾離則怙慢
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怙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以終
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
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能盡敬以
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

以慢瑞無嗣文公以肅命典國却孽以傲享徵亡冀缺
以敬妻受服子圍以大明招亂遂罷以既醉保祿良霄
以鷄衣喪家子辰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懷之如彼見
吉德之如此故立以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
矩視不離於結襪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聽
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作事有方動靜有常帥
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徙戎論

林氏曰統欲使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
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京

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此蓋本於人情之舉也夫人之情莫不樂其本土非其所生之地雖富貴安樂之而其心不以為樂今也江統之策欲徙諸郡羌氏反其舊土羌歸諸羌氏歸諸氏皆其心之所樂外則使之各趨其本土之樂內則為晉室除疆場之患其心豈不善哉然惠帝之昏庸不得聽用其策此則可謂明月夜光而暗投矣

江統

本傳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統襲父爵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為氏羌所擾孟觀西討

自擒氏帥齊萬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詞曰

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

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

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為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已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羌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

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
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
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
力加左社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
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
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
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
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

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宏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為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

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
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
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
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
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徂怵終於覆敗段熲臨
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為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為大
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
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十萬

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為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為居未聞他族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心思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

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
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
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
時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
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
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
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
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規縱

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閼山河雖為寇
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
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
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
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
水旱之害荐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天昏凶逆既戮悔
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
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

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以無
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食盡力屈緒業不卒羗戎離散
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羗戎狡
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
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擊虜丁壯降散禽離
獸並不能相一子以此等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
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
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

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
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
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過未鳩與關中之
人戶皆為讐故可遐遷遠處今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
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
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
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
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

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瞻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宏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迹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

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為二呼韓邪
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
單于復求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
戾故何熙梁覲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
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
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
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
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大強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

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
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
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
之域可為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
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
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
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
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

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
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
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患此中國以綏四
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

錢神論

愚曰謂錢為神褒之論吾嘗疑之蓋至唐張延賞平反冤獄錢帖迭至莫知所從竟

懼禍而止乃知錢之為神且足以轉移人心如此雖然世固有不畏禍者錢之神何所措其姦哉讀褒此論又當知其隱約終身憤世之意甚深非以教猷升木也

魯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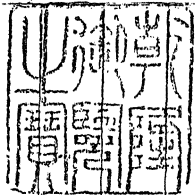
有司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遊京邑駐駕乎市里顧見
綦母先生斑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
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公子曰學詩乎曰學矣
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幣帛
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
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修易不云乎隨時之義大
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豈隨世哉雖曰已學吾必
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談為筐篚以機神為幣帛

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既不知古又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劍刻船膠柱調瑟貧不離於身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為本上智先覺變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為錢故使內方象地外圓象天錢之為體有乾有坤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

患耗折難朽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梵獨豈是之謂乎錢之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

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諍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問笑談非錢不發諺曰錢無耳可閤使豈虛也哉又曰有錢可使鬼而況於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窮達開塞振貧濟乏天不如

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成人
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錢窮者能使通
達富者能使溫暖貧者能使勇悍故曰君無財則士不
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
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使才如顏
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歸廣修農商
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塵和光上交下接名
譽益彰



文選補遺卷二十二